

首獎

作品：種花

得獎者：

王盛弘

王盛弘，一九七〇年生。寫散文、編報紙，市井裡生活，著有散文集《十三座城市》、《關鍵字：台北》、《慢慢走》、《一隻男人》等書。

得獎感言

東京散步，一句話閃過腦中：「媽媽是個粗人。」整篇〈種花〉由此始。

媽媽看似粗枝大葉，我則以為自己細緻，懂得隱藏。然而，粗枝大葉的她，其實也隱藏著什麼，試圖要理解我。很多事情我們不說，她都知道。

這篇文章，用來榮耀媽媽。



種花

春天遲到了，往年於清明前後即紛紛綻放的百合花，今年卻遲遲無有音信，直等到五月天才轟地盛開。

百合長在菜畦邊沿，初始只是一瓦盆雜在隨意傾倒的土壤裡幾瓣殘碎鱗莖，菜畦裡甕菜、芥蘭仔、花椰菜、小白菜……一年四時更替，倒是菜畦邊沿這叢百合六嬭任它蔓延，暗地裡坐大，數年後經過一個說是四十年來難有的寒冬，煙火爆發般一開上百朵，佇足下風處數十公尺遙，周身盡皆浸沐於花香。

我誇六嬭汝有一雙綠手指。六嬭淡淡回應，啥物綠手指？我啥攏無做喔。語氣裡竟有一分無辜。生而不有，爲而不恃，功成而弗居。我嘻嘻笑告訴六嬭，汝有古早時代一個聖人講的「不居功」的美德。回答我的卻是，我是一個粗魯俚，汝講者个，我聽無啦。但嘴角有笑文文，兒子誇她呢。

六嬭是個粗人，一瓢水往下澆，盆裡的日日春百日草圓仔花，枝枝葉葉便往旁欹斜，我跟在後頭一一扶正，嘴裡嘀咕著也毋較幼秀些。六嬭回答，哪有些个米國時間，等一下就企起囉。也對，每天這些草花不都立得直挺挺地等著被澆水。六嬭隨手將水桶水瓢交付予我，一轉身進進出出又去行薛西佛斯永無止盡的勞役。

這幾十年都是六嬸澆的水。大哥小弟對養花蒔草了無興趣，我與六叔賞花雖然挺在行，但是種花則如六嬸所說，僅出一隻喙。我離鄉後，六嬸更要向誰叨念去？

十八歲離開竹圍仔，臨走，六叔沒有多做交代，只是說，你做什麼決定都好，但要能夠對自己負責。六嬸沉默，走進廳堂燃起三炷香，拜天地，拜觀世音菩薩，拜列祖列宗，香煙裊裊，兩唇一張一闔念念有辭，把話都說給神佛與祖先聽。我肩著行李邁進稻埕、走出大門，六嬸才說，食乎飽，穿乎燒，想欲轉來就轉來。

很少返家，返家時就坐電視機前看日本綜藝節目。看一家幾代人住幾十年的老房子變得礙手礙腳，拆卸時敲敲打打，工人徒手一掀摧枯拉朽般一張天花板便給揭了開去，漫天塵灰與灰塵；看年輕工匠攜著美麗妻子可愛兒女的祝福，志得意滿登上擂台，不料不旋踵即遭淘汰，妻子兒女難掩錯愕卻仍安慰多桑是最棒的，女兒爲他戴上親手編織的桂冠……

六嬸退到邊間，音響開得細細地看本土劇，我湊過去張望，不一會兒她便找個藉口起身去照看鍋裡飯菜、浴間待洗衣物，乃至於棲在欄柵裡的雞鴨，爲的是將遙控器交給我。

其實我只是想與她靠近些，也許讓她摩摩我的髮，對我說有白頭毛啊，想未到來得咨爾緊。我是直上了高中還偶爾讓六嬸幫我洗頭。頭髮打濕，半包566洗髮粉在手心底搓出泡沫，六嬸邊洗邊說，頭毛烏黝黝，後擺較緊白。以爲以後是很久很久的以後，我沒放心上，讓六嬸身上發散出的彎彎浴皂寧馨香味哄得眼皮微闔快要睏去了。最後留水一瓢瓢自頭頂澆下，流入耳孔囉我出聲埋怨，帶著

一種親暱；那些花啊草啊被大刺刺地澆彎了枝葉時，也是這般感受嗎？

有時和六孀作伙看新聞。

上台北那年夏天，五二〇，農民走上街頭訴願，與軍警爆發激烈衝突，雞蛋、棍棒、拒馬、鐵蒺藜、催淚彈、汽油彈，叫囂，扭打，廝鬥，火光能能看傻了螢光幕前的我和六叔六孀。街頭運動那些年以燎原之勢蔓延，六孀不諳普通話，我以普通話、台語交雜扼要說明：睷佇路上些个俚，是抗議屠賣得太貴，佢蹣不起，就親像蝸牛無殼；坐佇喇叭花邊者个學生团仔毋願食飯，佢要求解散國民大會；密密親像蚶蟻些个俚舉著標語旗子，是爭取咱老百姓嘛會使直接投票選總統……

看著聽著，六孀憂心忡忡說，汝佇台北，毋通參俚烏白來。

很少向六孀提及台北的生活，總說無載志、攏好，偶爾找些小事抱怨以呼應真實人生的粗糙真相。電話裡說的都是天氣：夏天說台北足熱，六孀回我彰化小可；冬天說寒死囉，六孀說汝暗時愛蓋較燒熱些；雨天問彰化有落雨無，晴天說出日頭囉。然後我問好否有載志否，六孀加倍回我攏好攏好、無載志無載志。

早些年在學校讀書、初出社會，六孀還會提醒我吃飽一點穿暖一些，工作多年後她也不說了，大概知道我不會虧待自己，反倒偶爾叮囑，儉省些，存一點娶某本。我喔喔幾聲敷衍過去。一通電話一分鐘講完，她不逼問什麼，我也不說。

怎麼說呢？怎麼能說呢？我和伊的事。

倒是常對伊提起六孀，說六孀喜歡大理花，也喜歡細葉雪茄。伊不識花草，我解釋，大理花花瓣宛如絲絨，花形團圓一派喜氣；細葉雪茄植株低矮，葉細花小，十分謙遜的模樣。大概六孀也並無特別偏愛，只是偶然聽她誇過，我便覺得大理花是母親的花，細葉雪茄也是母親的花，日後不管走到哪兒，看到母親的花便格外感覺到親切，內心因此而柔軟。

伊坐電腦桌前上網查花典。平日裡伊常把什麼火象風象掛在嘴上，朋友初識總要探問星座當談話頭，很容易與人打成一片。這時伊告訴我，大理花的花語是華麗、優雅，細葉雪茄的花語查不到耶，就用你的話說是「謙遜」好了，這麼說來，六孀的個性很衝突喔，既華麗又謙遜，是嗎？

你說什麼啊傻蛋，我輕拍伊的後腦勺，一個物件對應一個事件，一個象徵對應一個命運，工工整整，這是作文不是人生。伊沒跟我分辯，沉默，我自身後環抱，在伊耳邊輕語，想什麼？伊回答，我想認識你母親，你的家人。

六孀就是我的母親。

我叫母親六孀、叫父親六叔，現在是很可以輕易對人提起，但有很長一段時期，這是內心底一個難以對旁人展示的瘀傷。媽媽、老母、卡桑……明明有很多選擇啊，為什麼我用了一個難以啓齒的稱呼？如果對人說起，則是以祕密交換祕密、友誼交換友誼，打勾勾、蓋手印，噓，不能說出去喔。

小孩是最天真無邪卻也殘忍不知道底線。曾與同學拌嘴，對方終於不跟我對話，而把聲音向四界放送——他是個沒有媽媽的小孩，他只有六孀，他沒有媽媽。我感覺受辱，掩耳不願聽。

經過了許多年許多事，有一天突然意識到，於我，這一切都雲淡風輕了。伊回我，本來嘛，虧你還是個讀書人，那句話是怎麼說的？玫瑰，嗯，對了，玫瑰如果不叫玫瑰，它還是一樣芬芳。伊用整腳台語窘我，冊攏讀到尻脊餅去囉。

人家怎麼說你就怎麼信啊？我存心與伊鬥嘴，「你們的名字對你們亦然／你是否真的以為它不過是兩三個音節／此外即無意義？」沒聽過惠特曼這幾句詩嗎？屁精、玻璃、兔子、娘炮、半陰陽……長久以來我們所要對抗的，不就是這些汙名？

所以我們走上街頭，亮相於光天化日之下，從世紀初四、五百人自公司（台北新公園）走向西門紅樓，到新世紀第二個十年伊始，四、五萬人集結於凱達格蘭大道，最高國家機器前要妖作怪。我們走過和平東路，走過信義路，走過仁愛路，走過忠孝東路……走進人們狐疑的眼光，鄙夷的眼光，理解的眼光，溫情的眼光，這是一場最富創意街頭運動，裝扮扮裝，七彩繽紛，愛、笑容與擁抱，宛如嘉年華。

六孀，我佇台北無烏白來喔。是六叔給我的臨別贈言，為自己的決定負責，為自己的命運負責。性向從來不單是自己一個人的事，連通管一般它與整個族群互通聲息。

那，你會跟你的母親說你是嗎？伊問。我沉吟片刻，搖搖頭。難保不會我出櫃了，卻讓六孀關進櫃子裡。和更年輕一代往往無所畏懼不一樣，我自己花了多少時間才接納自己，不敢奢求旁人無條件的愛，即使她是我的母親。伊又問，你不會感到遺憾嗎？遺憾啊——人生嘛，沒有一點遺憾的就不叫

做人生，失去的與得到的，加加總總若還能是正數，就不能說老天虧待了。

其實不管你有沒有說，做媽媽的全都知道喔。伊說。

有一年除夕，我終於帶伊回竹圍仔。伊敢毋免圍爐？六嬭問。我編了個謊言：昨暗小年夜圍過囉，講想欲來咱下港迢迢，就佻我作伙落來。六嬭嘀咕，過年無參厝內人作伙，安敢好？又自言自語，咱彰化有啥好耍的？心裡思忖著，轉身去貼春聯，一會兒後對我說，汝會使帶伊去八卦山行行，看大佛、食肉圓，抑是去鹿港拜拜，龍山寺、媽祖宮攏好。

飯桌上六嬭勸飯勸菜，食雞起家，食魚年年有餘，幫伊夾得一碗山尖。我說吃不下就放著吧，伊卻滿臉笑地吃完它，那種滿足的神態好像馬上可以再來一頓。飯後六叔六嬭發壓歲錢，也各給伊準備了一份，伊推辭，我說收下吧，還沒娶老婆的都是小孩。六嬭移開目光，低下頭去壓平紅布袋上的摺痕，把話說得很淡很淡好像只是不經意隨口提起，六嬭說，汝啥時陣欲娶某？

翌年除夕，伊又隨我返鄉。大年初一清晨，稻埕裡有人說話，我起身，隔著窗玻璃看見伊提著水桶跟在六嬭身後，六嬭正一瓢瓢地爲花草澆水。伊好慇懃問六嬭這是什麼花。六嬭說，我嘛毋知，我攏叫伊刺仔花。那是麒麟花，一身刺。這又是什麼？六嬭說，之是香花。那是樹蘭，花小如芝麻，香氣馥郁。這呢？伊繼續問。六嬭大起膽子回答，之是大紅花。那是大理花，幾朵圓團團、紅豔豔的花朵正掛在枝梢呢。看來叫什麼名字，有時候真的並不那麼重要。

後來兩人停步在一盆細葉雪茄前，伊還未開口，六嬭搶先說了，之我毋知喔。伊說，我知我知，

這叫細葉雪茄，細是細小的細，葉子的葉，雪茄啊，嗯——伊做出抽菸的動作。窗後的我噗嗤一笑，看見六孀也笑了，伊也笑了。我們三人都笑了。六孀問伊，汝哪會知影？用的是問句，而其實僅僅只是誇伊懂得多，伊卻用手指比比我的房間，他教的。

隔一年，只剩我孤伶伶一個人回竹圍仔，行李裡有支水壺，白鐵材質，圓柱體，壺嘴細長如吸管，造型簡約俐落，現代感十足。我將水壺交給六孀，說是前兩年來家裡過年的朋友從日本買回來送她的。六孀接過水壺，說，咨爾幼秀我哪會曉用。又說，伊今年哪會無佢汝轉來？我連說謊的力氣都無，只回說伊無閒。六孀上上下下看了看手中的水壺，抬起臉來看著我，對我說，汝愛對伊較好些。這句話，六孀在心上琢磨多久才說得出口？我卻背對著她，任她自己一個人去面对。

我喔了一聲表示聽到了，裝做若無其事走進稻埕，蹲到菜畦邊沿。地面有一道道微微破裂的痕跡，百合新芽自地底深處萌發，頂著的泥土又乾又硬，倒像是被壓制住而非即將冒頭。我不經心地，信手掰去一片片泥土，一不小心便弄傷了芽眼，留下一個個潮濕的傷口。

身後響起輕輕腳步聲，緊接著人影子靠近，似有遲疑。也不知因為情傷或更多地，六孀的理解，我的眼眶蓄著兩泡淚水，愈發將一張臉埋在雙膝之間。人影子稍作佇佇，隨即掉轉頭悄聲離開。是六孀嗎？面對這些掙扎著要冒出地面的新芽，六孀會怎麼做？

良久良久，日頭曬得我脊背隱隱發疼。我聽見遠遠地六孀自裡屋喊我，去把手洗一洗，來幫我貼春聯，毋識字，寫啥物我攏看無。

淡筆情長

◎ 廖玉蕙

本文像張設色淺淡卻情味深長的水彩畫。

沒有讀書的鄉下婦人，擔心兒子過度參與家國大事，殷殷叮嚀孩子遠離革命的是非地；而兒子卻偏偏帶回同志愛人，不啻為保守的家庭掀起另一場翻天覆地的造反。

可想而知，老人家必然經歷多方內在的自我拉扯、掙扎，但形諸於外的反是躡手躡腳、不驚不擾，只輕問一聲：「伊敢毋免圍爐？」若無其事叮嚀：「汝要對伊較好些。」然後是一抹人影，猶疑靠近情傷淚流的孩子，卻終於悄然離開。簡單的話，模糊的影和母親潛藏的憂心，影影綽綽就出深摯的母愛，文筆欲馳還斂，特別令人動容。